中国记者节

黑龙江日报

2026年11月8日 星期日

副刊 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石 琪
美编:倪海连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

编/者/按

11月8日,我们迎来第27个中国记者节。这是一份永远“在路上”的职业,从烽火年代的呐喊到和平年代的守望,一代代新闻人把理想锚定在大地之上,让文字始终连着时代的心跳。从铅与火的排版车间,到数与网的融媒现场,变的是记录的工具,不变的是“把真实写在大地上”的初心。我们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,藏进每一个字的分量里:记录普通人的闪光,见证城市的生长,守住真相的底线,传递温暖的力量。在这个属于所有新闻人的日子里,我们向每一位始终在路上的同行致敬,也向每一位读者致谢——前路漫漫,我们仍将以笔为锋,镌刻时代风云。

一段时光 如歌岁月

记者节忆记者

□靳国君

又逢记者节,眼见新闻媒体一番新气象,满怀欣喜。

说起上个世纪60年代的记者采访,下工厂车间,去偏远农村,公交车、马车、牛车都坐,徒步走十里二十里也是常事。到农村吃百家饭,一家吃一顿,轮流着吃。吃完饭,交3两粮票,1角钱,放在饭桌上。兄弟单位的记者,有时结伴同行,叠印在记忆中的形象,真切鲜明。

一天,偶遇省电视台资深老记者李士英,谈论过往,唤起记忆深处的人与事。当年省广播电台常常一同外出采访的张立功性格开朗,待人热情、谦和有礼,写一手好字,反应敏锐。孙显荣年轻少语,刘成荣身材魁梧幽默,姜司衡体壮寡言,双目凝视总像在思考,我们叫他“姜司令”。省电视台的方志才,举止有范儿,我们都呼他“方主拍”。刘永志谦虚,敬业。他们都是新闻界的名记者,陆续拿出过许多好作品。

那个年代,省电视台,拍、编、导一体化,全仗记者一人。李士英拍的纪录片和新闻专题片,有7件获得全国新闻奖,两件选进北京广播学院教材,11件获省新闻奖。同行说他是佼佼者。最初,省电视台在北方大厦办公,之后在中山路建起广播电视大厦,才有了自己的窝。后又搬至今日的大厦,俯瞰全市美景。

上世纪60年代,省报记者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蔚然成风,发表了许多名篇,如一批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报道,在全国影响很大。长篇通讯《运用辩证法改造大自然》,介绍了肇东市尚家公社红光大队队长董殿福,多年使用有机肥改造盐碱地的事迹。他所在的大队在哈市设立了积肥点,掏厕所,积粪肥,运回屯里,堆成“大粪山”,改造了农田,产量高,质量好。记者李得希,采写的长期在农村研究“克山病”、取得根治成果的哈医大教授于维汉,以及哈十二中模范教师杨治周和肇东三友小学教师吕凡等,得到国家主管部门认可,他们的工作成果与经验得到广泛传播。

在改革开放年代,从首届大学毕业生开始,各新闻单位陆续选调毕业生,充实新闻队伍,一代新人渐成骨干。1983年前后,新闻界机构改革、新闻改革迈出新步伐。省报改革,设立要闻编辑室,统管夜班工作,以全天候的工作,编发新闻。那时夜班,每天晚间8时上班,负责一、二、三版最后定稿和版面安排(副刊四版每天白班已定)。那是记者用纸与笔、印刷厂用铅与火的年代。下稿后,工厂拣字、排版,浇版。凌晨三点左右,轮转机响起,报纸开印,这时夜班编辑和时事编辑室、校对科等,才能下夜班。有时新华社重要电稿两三点才到,编稿、排版、制锌版、付印,走出报社大楼,已是朝霞满天。

初时,夜班编辑只有杨增顺、程爱民我们三人,是“三人行”。杨增顺、程爱民业务精通,工作一丝不苟,经验丰富,是夜班的领头羊。人少,事繁。一天夜里,程爱民患病,他没声张,自己悄悄去附近的商职医院急诊室打针。回来后,坚持工作,撵也不回。后来人多了,仍然是团结奋斗,和谐融洽,相互砥砺,每天都要研究稿件取舍、版面安排、标题字体与字号大小,精益求精。陆续进夜班工作的有十多位同志——魏永恒、李振滨、高升宇、高俊义、杨幼松、邢世国、曹怀通、谷峰、苏国田等。美术编辑是刘广海、薛智国。时事编辑室有张德厚、杨殿军、刘恒、张凤柱、刘中山等。印刷厂负责同志经常上夜班的是郭树立、荆镒章、王振东、史孝本、陈继宇等。还有报务组的同志,接收新华社电稿。校对科十多位同志负责校对。上白班的同志,有时到夜班来看稿,贾士祥、王佩家、武从端是常客。体育记者梁学增能吃苦,冬季采访晚间的冰球赛等冰上项目,夜间骑自行车赶回编辑部交稿,眉毛和帽子都结霜。夜班曾请值班司机接他两次,但他仍然坚持骑自行车送稿。

夜班工作紧张有序,工作之余说文论稿,时有朗朗笑声,志趣盎然。偶然也有花絮,有插曲。一年夏天,坐在窗旁的李振滨正看大样,忽然一阵风,把大样刮出了窗户。李振滨惊呼,杨殿军和我立即跑下楼,到地段街追大样。还有一次,已经深夜三点多了,该签字付印了,可是校对科小郑还没有送大样来,问校对科,说他回家睡觉了。好在他家在附近家属区,立即去人把他叫来。他跑着回来,连说忘了、忘了,脸急得红红的。后来,我听说他英年早逝,不胜惋惜。他是个好同志,30多岁,太可惜了。

那几年,每天凌晨三点多,省电台总编室刘向晨和丛林按时来省报取当日样报,回去编发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,来去匆匆。刘向晨性格开朗、外向,有记者的亲和力。丛林文质彬彬,工作严谨。之前,他和钟琳是著名播音员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流行歌曲《第二个春天》脍炙人口。人心思上,风清气正。总编辑江村曾是山东老根据地的报人,精通新闻工作,上午他经常到编辑部各室走走,和编辑记者倾心交谈,笑容可掬,评稿件,出题目,对全局了然于胸。后任总编辑戚贵元,强调要发扬“短、小、快、活、强”的新闻传统,记者采访要沉底,要抓活鱼;编辑要挑毛病,精编好新闻;校对科当好“啄木鸟”;夜班要把好最后一关,锦上添花。这个阶段,突破常规,经常编发记者凌晨送来的稿件,出现了过去没见过的“本报今日讯”,四栏大照片也在一版出现了,同时开辟新专栏《祖国各地》,摘编新华社电稿,发简讯。

当时夜班是固定人员,一年四季天天上夜班,同志们称为“夜猫子”,精力、体能消耗较大。1985年秋季,报社领导听取同志们建议,给上夜班的同志提供夜班饭,补贴一个鸡蛋、一碗奶,每月发奖金十元。

深夜,光风朗月,大街静悄悄,编辑大楼只有夜班编辑室和校对科有人声,楼侧工厂车间灯火通明,同志们都在紧张地工作。报社大楼后侧霁虹桥下,时不时传来隆隆火车声,风驰电掣,听来熟悉、亲切,心情舒畅,好似为我们演奏宏大雄壮的进行曲,又似呼唤我们新闻人要乘风破浪,走在时代前列……

而今,省报经过几番发展,人才济济,编印发实现了现代化,好新闻好文章迭出,繁花似锦。记者们、编辑们勇立潮头,及时反映新时代的新发展、新成绩、新文化、新典型,共同描绘着黑龙江省的新面貌。

记者赠予我的

□任诗桐



笔者(右)当年采访时的画面。

那是2011年。毕业前夕,我已在沈阳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家人、朋友、同学都为我感到高兴,只有我知道,这份工作我并不喜欢。可究竟想要从事何种职业,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三月的沈阳,已有了些许春光。暂别早春,我一路北上回到长春,准备论文答辩和毕业事宜,命运的齿轮竟从此刻开始了转动。在校内举办的招聘会上,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和笔试,被新闻媒体录取,成为了一名记者。

记者,这一职业好像离我很近,却也很远。作为一名“80后”,谁不曾在电视节目《正大综艺》里,有过环球旅行的梦想。每年的央视3·15晚会上,那些揭露黑幕,勇寻真相的身影,也总是让我心潮澎湃。但成为一名记者,却是我从未计划过的。

算是误打误撞,可一入行便是九年时光。如今回想,这段职业生涯赠予我太多。不仅是回忆,更有一种责任,融进我的血液里。

九年里,我曾屡次登上莽莽林海的瞭望塔,去记录守塔人的寂寞与坚守。采访前,主编和制片人提醒我要记录他们的辛苦。对于辛苦二字,我只有字面的认知,以至于担心自己会因为不能完成报道任务而焦虑。当我来到现场,真正看到、听到、体会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时,一切都具象化了。风吹塔摇,与天空更近的距离,好似延长了孤独的时光。塔内墙壁,像一面涂鸦,写满了思念的话语。具体内容,我已记不清楚,但永不会忘记的,是他们对工作的担当,对责任的敬畏。那一刻我意识到,细节就在现场。记者,只有怀揣着始终“在场”的信念,才能捕捉到信息和素材。

秋末,塞北夕阳与熟透的庄稼共享金色盛宴。九年里,我还深入过田间地头,和轰隆的农机,一起见证北国粮仓的底气;随同蔬菜和配货司机开启一夜的“旅行”,去体验冬季物资保障的过程;在东极抚远迎接朝阳,在北极漠河记录各行各业的冰雪故事……还有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,2014年4月1日起,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;2015年9月3日,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……

“在场”的意义,就在于能够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这些时刻,将信息传播出去。这已经成为了我的职业习惯,以至于多年后,当我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,进行文学传播时,仍得益于当年积累的经验;整理文学史料时,会执着于去往现场,查阅一手资料,寻找准确的出处。而新闻与文学,本就有着天然的连接。正如著名作家毕飞宇所说“新闻终结的地方,小说开始了”。文学始终在滋养着新闻写作,新闻也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突破口,莫言就曾表示过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,对他帮助很大。他说:“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,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。”很多作家都曾奋战在新闻采编一线上。世界级文豪海明威就曾供职于多家报社,并作为战地记者赴一线采访报道。简洁的新闻语言,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此外,马尔克斯、玛格丽特·米切尔、加缪,中国作家孙犁、萧乾、金庸等也都是记者出身。在黑龙江作家队伍中,也有很多作家是记者出身。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全勇先曾是《三江晚报》记者,诗人梁南曾任军委空军政治部记者,散文风格别具一格的张爱华历任《黑河日报》《嫩江日报》编辑记者……

同样是记录时代,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显然各有不同,但它们都是历史走过的痕迹,一个短促有力,一个意蕴深长。

六载追光记

□梁金池



这是我成为记者的第六年。

动笔之前,我反复琢磨过这篇文字的开头,兜兜转转,还是选择了这句朴素的介绍。2021年6月1日,我到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报到。入职的第一天恰逢儿童节,这个略带巧合的时间,仿佛冥冥之中在提醒我:在成为一名好记者的路上,要永葆赤子之心呀。

在我看来,记者与孩童存在一种相似的特质,两者都对世界保持着一份纯粹的探索欲,这不是猎奇式的旁观,而是带着一份“让我走近你”的心情,打捞那些藏在细节里的、不易被看见的真实。这些真实纷纷化作美丽的光束,以“发展”“拼搏”“信仰”之名,照亮我尚且短暂却已足够精彩的职业道路。

我相信同行们肯定对自己的第一次采访经历记忆犹新,因为那是我们职业的起点。我的第一次采访始于一片生机盎然的蓝靛果林,采访对象是东北农业大学果树专家霍俊伟。

初见蓝靛果时,我格外新奇:它的颜色与蓝莓相近,却不似蓝莓圆润饱满,而是一串串细长小巧的椭圆形小果,通体裹着一层浅白的果霜,密密地挤在低矮的树丛中,在叶片间格外灵动。轻摘一颗入口,清冽独特的果香瞬间迸发。通过霍老师的介绍,我才知道,这枚生于寒地的山野小果,蕴藏着丰富的花青素,是黑土地独有的特色宝藏,兼具极高的食用价值与深加工产业价值。

当时蓝靛果作为本土特色经济作物,还是一片产业蓝海。酒香也怕巷子深,如何把这样一个前景十足的产业宣传出去?我的授业恩师周静主任带着我策划了系列融媒报道《“龙”果飘香》,邀请霍老师以蓝靛果为主题录制了首期视频,一一回应了大众的关切:蓝靛果和蓝莓有啥不一样?蓝靛果有啥优点?在黑龙江可以种植吗?这段五分钟的视频报道发布后,引起了热烈反响,这一专栏也成为省内果农技术学习、学者经验分享、受众科普交流的主要阵地。

六年来,蓝靛果产业从未离开我的报道视野,也正因如此,我同霍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再一次与霍老师在工作场合见面,是2025年夏日的一场助农直播。我担任主播,霍老师是嘉宾。我们在省内知名的蓝靛果育苗基地中畅谈产业发展,霍老师高兴地分享,黑龙江作为国内唯一蓝靛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诞生地,目前的种植面积已超8.5万亩,在13个地市实现了全覆盖!

说到动情处,他低头指向脚边的果树,感慨道:“这片果树是2021年6月1日种下的,就是你



亚冬会闭幕日,亚布力报道组在山地媒体中心前合影留念。



时隔五年,笔者(右)与农业基地中那一株株承载着梦想的幼苗。

入职那天,随后咱们相识,如今五年过去了,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,你也成长得越来越快了!”

听完这句话,我为这个巧合惊喜不已,随即注视眼前蓬勃舒展的蓝靛果树,心中感慨万千。当年这里种下的是一株株幼苗,需经水土滋养,要受风霜磨砺,才慢慢抽枝、挂果。记者又何尝不是如此?初入新闻行业的我们也是一株“幼苗”,在一次次下田、一次次采访、一篇篇稿件之中扎根,跟着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产业一同向上生长。

正是从那一刻起,我对“记者是时代风云的见证者”这句话有了真切的体会。当一名记者的成长,可以和产业的蓬勃兴起、社会的发展进步紧密交织,那我们的笔头和镜头,便不再是简单记录,而是汇入时代长河里,微小却滚烫的注脚。

六年间,我的工作经历持续验证着这句话的分量。作为一名农业记者,我扎根黑土地,见证黑龙江粮食产量从“十八连丰”迈向“二十二连丰”的不懈拼搏;坐在脱贫户的炕头上,倾听乡村振兴的新变化;也跟着田野的脚步,记录新质生产力给现代农业带来的深刻蝶变。

2025年2月,第九届亚冬会在哈尔滨举办。我加入了亚布力赛区雪上项目报道组。雪上项目的比赛是在户外进行的,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低温,对运动员、对记者,都是身体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。

为了第一时间传递赛事信息,记者要长时间守在露天媒体区,眼睛一刻不能离开赛场。那种站在雪地里,阵阵寒意从脚底板蔓延到全身的感觉,我和同事们体验了十来天。

当然,付出就有回报,我顺利完成了越野滑雪6个小项的赛事报道,就在亚布力的皑皑雪山上,我更亲眼见证并记录了中国队亚冬会历史第100金的诞生。回想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,我至今仍十分感慨:从场馆探班到火炬传递,从雪上赛事到颁奖现场,我和同行们的身影活跃在亚冬会各个环节,合力向外界呈现这场冰雪盛会。

亚冬会报道收尾那天,我们亚布力小分队在山地媒体中心前留下了一张合影。照片中,八位记者的年龄横跨60、70、80、90年代,八张笑脸被皑皑白雪衬得分外明亮。报道期间的精诚协作与互帮互助,让我从中体会到了代代传承的报人风骨,它们汇聚成不可名状的绚烂光束,指引着我,更加坚定地奔赴下一个新闻现场。

雪地上的脚印

□张萌

许多年后的今天,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“记者”这两个字,我心底那片沉寂了许久的湖,便会无端地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。离开这个行业有些年头了,可那份融进骨子里的亲切,就像一缕万家灯火时翩翩而起的炊烟,风怎么也吹不散。在这个行业里,流传着许多自嘲又自傲的话,有一句我印象最深:“在新闻部,女的当男的使,男的当牲口使。”这话虽听上去有些粗粝,却道尽了其中艰辛。

故事的开始,要从那日见了一位昔日的同事说起,许久未见的她笑着对我说:“我至今都记得,有一回在野猪养殖基地,记者出现场,你就站在那群黑乎乎的野猪群里,那个摄影老师刚好借着夕阳欲落未落的余晖,把你拍得直发光。眼看着一只只硕大的野猪呼哧呼哧地从你身边穿行,就当年咱们那种敬业的精神,真是……”

她的话,像一把钥匙,咔嗒一声,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那镜头背后紧绷的神经,霎时间奔涌而来。是啊,十一年,四千个日夜,哪里是三言两语能说尽的。

在小兴安岭的隆冬时节,很多户外作业的工种都异常艰辛,要克服严寒去为千家万户守护,那一年,我的同事采访电力工人。冬日里的晨曦微微升起,他们便进入了伊春铁力段的密林之中开始了艰难的跋涉。山里的雪啊,积起来得有半人多高。她和搭档扛着几十斤重的机器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里走。身后的雪地上,不是两串深深的脚印,而是一个个雪窟窿,一个不小心,人就能被积雪淹没。尽管电力检修人员已经蹚出来一条看似顺畅点的雪路,但同事们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,还是婉拒了。镜头里,记者说着词,嘴里呼出的白气眼见着成了细小的冰晶,在镜头行进的过程中,摄像老师的身体在雪中几次地倾斜。而像这样的现场肯定不会只出一遍的,往往是嘴都快冻瓢了,才实现光影、镜头、现场词的完美统一。回来时,他们的棉鞋冻成了冰坨子,脸蛋冻得像年画娃娃,可眼神里,却有一种完成使命后的光亮。

而那位提起野猪群的同事,她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,去采访一对夫妻。夫妻俩长年累月地坚守在森林防火观测点的一线,防火期一年两季,不是乍暖还寒时,就是寒之将至的时节,有半年的时光他们在山上吃住,他们几乎驻扎在瞭望塔。那铁塔风一吹过,便会来回晃动。而她跟着摄像老师想都没想就爬上去,在令人眩晕的高空,去录制这对平凡的夫妻讲述远离人烟的生活,随后她又在大风摇曳的瞭望塔上出了个现场。“乌伊岭保护区的制高点是海拔606米,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海拔最高点的瞭望台,整个铁塔高度24米。在我身后就是碧波万顷的莽莽林海,现在可以看到伴随着4级风力,我所在的铁塔也有明显的晃动……”下来后,她调侃道小腿肚子直转筋。

记者这个行业就是这样,它不光有台前的光鲜,更有幕后的跋涉、危险。但是,当我们看到因为一篇报道,堵塞已久的下水道通了,困扰居民的垃圾山移走了,当我们记录下一个城市从荒芜到繁华的蜕变,当我们站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,将时代的脉搏传递给千千万万人时,所有劳累,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

十一年,我从一个夜里常因梦见耽误了采访时间而惊醒的新兵,变成了一个热血从容的老兵。那位同事说,我曾让她感到过敬畏。我想,她敬畏的并非我个人,而是这份职业所要求的,那种深入现场、记录真实的勇气。任何被需要的现场,记者总是在路上,总是在靠近。

文章该收尾了,我却想起穆青先生的话,他说要“深下去,不怕苦,用心去讴歌伟大的时代。”我们或许未能写出传世之作,但我们丈量了脚下所热爱的一片土地的冷暖,凝视了一座城市的成长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。而我,会永远记得那群与风雪、与时代同行的人。

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天鹅专栏

本报地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:150010 总编室:(0451)84616715 广告部:(0451)84655043 发行部:(0451)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